

黎廣德棄黨參選有陰謀



立法會選舉提名期昨日截止，一直有意參選的公民黨副主席黎廣德，直到最後一刻才宣布將參加工程界選舉。但他同時稱，不會以公民黨名義，而是以公共專業聯盟的名義參選。如此做法讓人感到極其可笑，可笑之處在於，一個自稱「為公為民」的反對派政黨，其黨副主席竟然不敢光明正大地以黨的名義參選。如此猥瑣行爲，市民不禁要問：黎廣德到底怕什麼？公民黨的名稱對其選舉又有何傷害？

公民黨昨晚發出聲明稱：「執委會經討論後，一致決定支持黎廣德以公共專業聯盟名義參選工程界功能組別。」並稱「黎廣德經詳細考慮後，同意出選工程界，並為此加入公共專業聯盟的參選團隊。」爲了集中競爭力，黎廣德辭去公民黨外務副主席一職，並已得到公民黨執委會接納。」

黎廣德是何許人，熟悉香港時事的市民不會陌生。他不僅是公民黨的創黨黨員，更是活躍於香港政壇的所謂「環保人士」。去年初換屆時，更如願

以償成爲外務副主席。正因爲如此，作爲公民黨的核心成員，黎廣德何以在最重要的選舉時段，棄政黨名銜而以另一個名義出選？

背後原因其實並不難理解。黎廣德參加的是「工程界」功能組別，該界别的選民以工程師等專業人士組成，對政黨政治一直抱有反感。二〇〇八年，黎廣德首次參加該界別選舉時，打着公民黨的旗號，最終仍以高票落選。而近四年來，公民黨在立法會扮演着極不光彩的角色，幕後操縱港珠澳大橋官司、阻撓工程上馬，又連年在一些政府工程預算上，百般刁難，業界對此早已是敢怒而不敢言。

「公民黨」成票房毒藥

因此之故，黎廣德若堅持以公民黨的名義參選，既不能爲自己賺取更多政治利益，又可能造成「票房毒藥」效應，對選情毫無幫助。因此最好的做法，是能洗脫政黨形象，以「專業」形象示於衆人。而公共專業聯盟又是一個現成的組織，當然是最佳選擇。從這個角度而言，黎廣德的所做所爲，其實是從個人的政治前途考慮，而不是公民黨所聲稱的政治主張。

當然，除了選舉勝算的考慮外，黎廣德這種

「棄黨」參選的做法，還有反對派整體選舉操盤的考慮。反對派背後的政治勢力正在謀劃在香港建立一支新的「專業議會力量」，而這支力量，正是成立於二〇〇七年的「公共專業聯盟」。

該聯盟在〇七年三月成立時，正值香港在就普選進行大討論。黎廣德在某些境外政治勢力的支持下，與所謂的一百多名專業人士組成該反對派「外圍組織」。當時的如意算盤是，欲在當年的區議會以及第二年的立法會選舉中，獲得席位，進而晉身議會。但沒有料到全軍盡墨，實力大受影響。但其背後力量並沒有削弱對其支持，四年後捲土重來，意欲在立法會選舉中奪取最少兩個席位。

立法會選舉報名期昨天截止，參考選舉事務處的資料，公共專業聯盟此次最少派出五人參選。包括：黎廣德、莫乃光（資訊科技界）、梁繼昌（會計界）、吳永輝（建築及都市規劃界）、郭榮鏗（法律界）。而這五人當中，前四人都曾在上屆參選過，並以十分微弱的票數落敗。此次捲土重來，選情已大不相同。據早前媒體分析，黎廣德上屆僅以百來票落敗，莫乃光差距更只有數十票，梁繼昌也獲得近三成選票，吳永輝也有相當支持度，此次在建制派「自相殘殺」的情況下，前二人極有可能

「乘亂」獲利，擊敗建制派當選。而會計界此次也

是群雄亂起，梁繼昌並非絕無取勝可能。至於郭榮鏗，更被視為篤定可選上。

「專業」聯盟影響更大

可想而知，如果黎廣德、莫乃光甚至是梁繼昌當選，那麼，在立法會將出現一個全新的政治勢力。而這股勢力更有別於以往，是以「專業」、「獨立」爲形象，更容易獲得市民的接受。對整個立法會的運作，乃至香港未來的政局，都將產生重大影響。舉例而言，日後政府推行重大工程或政策時，尤其是跨境工程、重大的環保工程等等，遇到不僅僅是傳統的反對派「政黨反對」，而是公共專業聯盟的「專業反對」，其產生的效果，較之以往，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屆時的立法會勢力，將會出現民主黨、公民黨、工黨，以及公共專業聯盟的全新反對派勢力格局。

當然，從整體形勢而言，反對派不會因爲公共專業聯盟的崛起而獲得重大的政治利益，但反對派卻能從這種「專業劃分」中獲得前所未有的好處。可想而知，假設港珠澳大橋官司一案在明年發生，由公共專業聯盟支持的官司，較公民黨支持的官司，哪個更有公眾說服力？毫無疑問，顯然是前者。

黎廣德以辭去公民黨主席身份參選，固然有勝選率的精準算計，但更多的是其背後的政治勢力在着眼長遠的政治鬥爭。從這個角度而言，建制派更應團結一致，不能讓公共專業聯盟在選舉中獲勝，成爲反對派二〇一七年普選前的「王牌」打手。否則將遺憾無窮。

作者為資深評論員



「罷課」政治

黃牛

新政府要為港人造福

有話要說



香港回歸十五年，儘管歷經風風雨雨、坎坎坷坷，但依然保持平穩。

相信絕大部分香港人都同意，回歸後香港的生活方式大致保持不變，而港人所珍重的「核心價值」也沒有變動，「一國兩制」的實施取得了重大成功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無論在自治權、人權及自由度方面都遠較港英時期進步。回歸前，香港一切重要政務需聽命於倫敦，回歸後香港自治權「大躍進」，實行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的管理方式。

港英時期，警察經常侵犯人權，隨便對小市民呼呼喝喝，辦案時使用暴力更是常有的事。相比之下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斯文得多。

此外，港英政府又設立政治部監控港人言論，傳媒不敢嚴厲批評政府，否則會遭到打壓和整肅，一些媒體和市民會身受其害。現時的反對派可任意攻擊辱罵特區政府，也不怕被秋後算帳，可見香港回歸前擁有更大的言論空間是毋庸置疑的。

處理好棘手民生問題

過去十五年，香港累積了不少深層次矛盾，基層市民的生活質素每況愈下。梁振英乃新土新作風，期望能「以民爲本」，着手研究及處理各種棘手的民生議題，爲香港開創新局面。

各類民生議題中，以解決房屋及土地問題最爲迫切。「香港地小人多」是我們從小被灌輸的觀念，其實，香港並不缺土地。香港有3/4的土地屬於郊野地區，由於受到土地政策的限制，不少土地被禁止開發或劃入郊野公園範圍，大部分居民被迫集中在細小而擁擠的市區及新市鎮內，導致市區人煙稠密、高樓林立，環境擠迫，產生空氣污染及噪音等各種問題，影響本港市民的生活質素。

談及空氣污染，大部分人都將矛頭指向交通、發電及內地排放物三大源頭，甚少從空間角度看這問題。事實上，香港高樓大廈鱗次櫛比，道路縱橫交錯，空氣難以流通，也是導致空氣污染日益嚴重的主因之一。改善居住空間不是一時三刻能做到的，需有長遠規劃。若政府能開放更多郊野土地、降低人口密度，便能從根本改善市民的居住環境。香港既沒有土地匱乏問題，爲何歷任政府皆說覓地建屋非常困難呢？難道這是爲了掩飾政府實施高地價政策的一個默契？

政府的存在是爲香港市民服務，施政理應將港人利益和民生放在第一位。歷任港府似乎本末倒置，爲了將香港打造成國際大都會，將服務國際擺在首位，忽略本地人的需要。例如在空氣污染影響的問題上，幾乎所有媒體及報章都將重點放在影響外商投資和納稅專才方面，難道本港市民的健康和生活質素不受影響、不值得重視？

避免片面強調「國際化」

過往政府凡事強調國際化的觀念亦衍生出很多不合理和不公平現象。例如政府經常以國際招聘的形式招攬人才，很多工程亦實行國際招標，這做法固然能吸納世界一流人才，卻間接使本地人處於劣勢。一般而言，國際招聘的首要條件是精通英文，英語系國家有着先天優勢，本地人被迫以有限的英文能力與外國應徵者競爭，很不公平。事實上，國際間採用這種超前手法聘請人才的國家或地區並不多，大多數國家都會先將機會留給本地人。

又如公務員招聘，一般入職要求規定申請人必須達到一定中文及英文水平，但早前有人提出豁免部分外國人的中文能力要求。筆者認爲這做法存在雙重標準問題，難道歧視本地人、優待外人就是所謂的公平公正嗎？

此外，環保綠化本是締造美好社會的重要環節，政府近年卻倒行逆施，導致城市以至郊區鋼筋水泥化的現象越來越嚴重，令香港變成名副其實的石屎森林，不但與環保節能的政策方針背道而馳，還影響了市民的生活環境。反對鋼筋水泥化曾在英文報章多次討論，但未見中文報章提及，實令人費解。筆者建議，主流中文傳媒除了忙於監督政府和爭取民主人權外，還應多加注意此等影響生活質素的議題，關注香港市民的切身利益。

對於民生問題，梁振英的政綱頗能回應社會訴求。例如自由行雖爲本港帶來龐大經濟利益，但同時推高了租金和物價，令香港到處逼滿人，影響本地人的生活質素。考慮到本港接待內地旅客的承認能力，新政府最近表示暫無意擴大自由行城市，這方向走對了。

作者為浸會大學地理系教授

周全浩

選民真能爲「罷課」綁架？

□南禮

教協聲稱，會「積極組織」全港學校在九月三日進行「罷課」。之所以要表明如此立場，主要是希望達到兩個目的：第一，逼政府迫於壓力主動收回國民教育，而又不需要真的「罷課」；第二，在「積極組織」罷課過程中與立法會選舉形成「二位一體」的宣傳效果。當然，前者是輔，後者才是真正目的。

議論風生

發動反對國民教育遊行的「教協」，前日深夜開會後聲稱，若政府不撤回國民教育科，將會「積極組織」全港學校在九月三日罷課。立法會選舉即將在九月九日舉行，已派人參選的教協作出如此決定，無法不令人相信，這是一場赤裸裸的「選舉操盤」，「積極組織罷課」是假，「積極組織選票」才是真實目的。作爲一個由教師組成的社會團體，教協的掌權者爲了眼前的選票誘惑，不惜犧牲學生利益來換取政治前途，做法可恥至極。而這種不顧後果的做法，無異於瘋狂的政治賭博。

「教協」立場何以前後各異

十年前已經開始醞釀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，教學建議大綱推出後，又經過多次的協商討論。更進行了長達四個月的全港性公開諮詢，公衆意見已經盡可能涵蓋在內。但對於這麼一個普通的新增科目，反對派卻以一變再變的立場進行着「說謊者」的遊戲。從早期的「原則上支持國民教育」，到後來的「不贊成」，到最近的「反對」，前日甚至更要以「罷課來反對」。其態度之多變，立場之前後不一，令人看得眼花繚亂。

教協署理會長張文光昨日表示，教協前日晚召開常務會議決定，如果政府在新學年不撤回國民教育科，就會積極組織「罷課」，具體模式要再討論。他並稱，「罷課」需要得到辦學團體、校長、教師、家長及學生支持，教協會想盡各種辦法，目標是政府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，重新諮詢公衆。

先不論「罷課」的真正目的，僅從張文光這番話，就可以看出協善變的立場。如果張文光還有正常記性的話，就不應該忘記，早在二〇〇八年的立法會選舉，他作爲教協支持參選

的教育界候選人，在自己的競選政綱中清楚列明：「重視學生德育和國民教育」，並強調「加強國民教育，學生應修讀中國歷史，讓學生認識國家」。不獨是張文光，教協中的一衆掌權者們，幾乎都有同樣的言論。但僅僅是四年過去，這種白紙黑紙列明的「政見」與「立場」，卻已換成「如不撤回國民教育，就要積極組織罷課」！教師不是應該有堅定立場？教師不是應當救人以善？何以變成如此「識時務」的善變俊傑？四年前支持國民教育，四年后反對國民教育，是什麼不可抗拒的誘惑，令教協當權者前後判若兩人？

天真學童成犧牲品

箇中原因，其實一點也難理解，不外乎「選票」二字。教協聲稱，會「積極組織」全港學校在九月三日進行「罷課」，任何人都可以看出，這個日子再過六天就是立法會選舉，當中的選舉目的再簡單不過。對於教協及背後操控它的民主黨、公民黨政客們自然明白，沒有任何一個「選前動員會」能與全港性「罷課」相比，也沒有一個「造勢大會」所產生的政治能量，能與「罷課」相比。此次參選包括教育界、法律界、資訊科技界、工程界，以及各大地區直選、超級議席的反對派各大政黨，已經將勝負的希望，「押注」於反對國民教育，以及可能發動起來的「罷課」舉動。對於他們而言，「罷課」能否成功，意味着反對派選情的走向。

當然，沒有人會否認，作爲教師團體的教協，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意願去積極組織「罷課」，因爲香港社會有足夠的寬容度。但同樣道理，也沒有人會否認，教師團體應當負起最基本的社會責任。全港性「罷課」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數十萬中小學生被剝奪正常接受教育的機會，意味着行之有效的教育模式遭到暴力破壞，更意味着天真無知的學童將因此捲入無休止的政治鬥爭之中。教協及其背後操控者們有沒有想過後果？

假設真如其所願，全港數十萬學生「罷課」，社會將會出現何種亂象？無所事事的青少年，又會爲社會帶來何種衝擊？出身名校、家庭條件良好的學者尚可不顧，但他們口中的「壞學生」又如何？而一次以反對國民教育「罷課」獲得「成功」，日後會否又有反對交學費、反對教師批評的「罷課」？乃至於，反對中學會考、反對允許內地學生來港「霸佔」學位？不要以爲這是「不可能」，只要教協這種不負責任的「罷課」開了先例，必然會形成極其惡性的深遠影響。

只爲選票組織「罷課」

爲了選票而「罷課」，又要表現得「義正辭嚴」，教協以一幅僞君子式的道貌岸然來爲自己解釋。而其向外界公布的立場「聲明」，又包含了陰深的政治算計。例如，據其說法，若政府不撤回國民教育，就會「積極組織」罷課。何謂「積極組織」？「罷課」形式規模爲何？這些教協統統沒有說清楚，如此言論無異於一個醜陋的賭徒爲了索要利益而挾政府。

對於操控教協的政治勢力而言，他們深知，以反對國民教育爲名，自己是不可能有造成全港性「罷課」的能力，更不可能令數十萬中小學生一同「罷課」。之所以要表明如此立場，主要是希望達到兩個目的：第一，逼政府迫於壓力主動收回國民教育，而又不需要真的「罷課」；第二，在「積極組織」罷課過程中與立法會選舉形成「二位一體」的宣傳效果。當然，前者是輔，後者才是真正目的。

教師的天職是傳道、授業、解惑，香港擁有一支非常專業、優秀、敬業的教師隊伍。多年來他們默默奉獻於香港的教育事業，爲香港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社會棟樑人才。教協以一個不符事實的反國民教育論點，意圖煽動教師與政府的對立，以謀求選票利益，這種極其自私偏狹的做法必然會遭到抵制與失敗。

作者為資深評論員



今天是「八一」建軍節，令人感懷。憑良心說，中國堅持和平崛起，創出大國不流血崛起的先例，筆者讚其居功至偉之文不下百篇。和平崛起比

十字軍東征、不列顛對印度的統治、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等血腥崛起，文明多了。鄧公說過，「中國越強大，世界越和平」。其中關鍵詞是「強大」二字，對中國來說，「大」字似無疑問，但「強」字呢？坦率講有差距。舉兩個例子：

對「霸權」絕不容忍

一是對陰謀話語過於溫和。比如對「中國威脅論」之類的霸權主義陰謀，總是疲於解釋，生怕人家說威脅別人。可事實呢？1840年鴉片戰爭、1895年甲午戰爭後，中國被迫簽訂諸多喪權辱國條約，失去港、澳、台。從那時至今，我們哪一天不處於霸權「威脅」之下？中國何時何地「威脅」過別人？從來是「美國威脅論」，從來是「中國被威脅」，在外交上、軍事上何苦不強硬一些？

二是中美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。中美關係是當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，雙方同心協力、打大極、虛實實不可避。但有一點，中國買美債達1.4萬

億之巨，換來的是什麼？是美國「入亞」的回報，是全面被圍堵的回報，是諸葛吞象、以小欺大的回報。歷史上曾經向中國「進貢」的小國紛紛托大起來，在南海爭相搶吃「唐僧肉」。概因我們「大」而不「強」。雖然屢次表態「主權無可爭議」，「雙方對話解決」，但誰跟你「爭議」，誰跟你「對話」，而是霸佔與搶奪！和平發展並不錯，但絕不是容忍霸權，終究不是鴉片戰爭、甲午戰爭時代了。

美只信「戰爭崛起」

當今美國的衰落，已不是因資本主義「生產過剩」與「消費不足」的傳統難題，而是「虛擬經濟」與「過度消耗」的無解方程，是羅馬拜占庭式的「帝國衰落」。俗話說「瘦死的駱駝比馬大」，美國仍是當今「最強大」的國家，其「強」表現只相信戰爭崛起。喬姆斯基的「兩個如果」無情揭露了美霸本質：如果「民主是指人民願意得以實現，那美國就不是民主國家」，「如果無賴國家的定義是指藐視國際法，那美國是無賴國家中的無賴國家」。在關塔那摩對待囚犯和在費盧杰對待伊拉克平民的行爲，早已置《日內瓦公約》於不顧；研製新型核武器，嚴重違反《不擴散核武器